

CD/PV.57

12 February 198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五十七次最后记录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二日，星期二，

上午十时三十分在日内瓦

万国宫举行

主席：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本亚希亚先生

阿根廷:

杜蒙特先生

帕萨拉夸先生

澳大利亚:

詹姆斯·普林姆索尔爵士

贝姆先生

威克斯女士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斯塔伊科夫先生

格林伯格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皮尔逊先生

西马德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杨虎山先生

骆忍石先生

梁于藩先生
潘振强先生
杨明良先生
葛绮云女士
李长和先生
潘菊生先生

古 巴:

博罗多斯基·耶基耶维奇夫人
巴拉雷斯·卡尼索先生
希门尼斯·冈萨雷斯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扎波托茨基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埃 及:

巴拉代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岑克尔先生
格拉辛斯基先生
黑克尔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米勒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考托斯先生

印度:

加雷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伊朗:

阿梅里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莫雷诺先生

弗拉特希先生

德卢卡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野野山先生

岩波先生

石井先生

官田先生

市川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摩洛哥:

荷 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奥卢莫科先生
阿圭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哈希米先生

秘 鲁:

巴尔迪维索·贝朗德先生
奥里奇·蒙特罗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科尼克先生

罗马尼亚:

埃内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伊奥内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方塞卡先生

瑞 典:

图尔森女士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伯格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约南格女士
达尔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乌斯季诺夫先生
丘连科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弗朗西斯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费希尔先生
阿卡洛夫斯基先生
戴利先生
桑切斯先生
萨尔加多先生
卡尔费特先生
麦克唐纳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穆希卡·德阿达梅斯女士

南斯拉夫:

乔基奇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卡隆吉·齐卡拉·卡克瓦卡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我非常荣幸地代表匈牙利代表团向您，加拿大代表团新团长、裁军谈判委员会二月份的主席，表示热烈欢迎。我谨祝主席先生在您任职期间一切顺利，并向您保证匈牙利代表团将在各方面和您合作。

我借此机会向助理秘书长马顿森先生和我们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表示欢迎。

我也借此机会向您，主席先生，和我的同事们对我说的欢迎词表示感谢。我愿向裁军谈判委员会一切成员国保证，匈牙利代表团随时准备在裁军领域取得确实成果方面与每个代表团进行合作。

我的代表团满意地指出，我们的委员会，正如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所要求的、由全体成员国在一九八〇年继续进行工作。匈牙利代表团曾再三地在前几次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在最重要的裁军问题上取得进展，必需要所有的核武器国家积极地和建设性地一起合作。这就是我们对今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所抱的期望。

主席先生，在欢迎某些代表团的新团长时，你亲切地提到了我曾参加过裁军委员会会议的工作。我作为我国参加裁军委员会会议的第一个代表感到十分荣幸。同样使我感到荣幸的是，现在，在五年之后，我又代表匈牙利参加了裁军谈判委员会。作比较总是不大靠得住的，但把我在这里得到的第一个印象与我记忆中的裁军委员会会议相比较，我想冒昧地说，在裁委会会议上进行的讨论，甚至在越南战争时期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也从没有象现在我所亲自听到的那样的讨论。

匈牙利代表团失望地听到有些代表团的发言中提出了与我们的工作显然无关的问题，更有甚者，有的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歪曲和片面的解释。正如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很英明地指出的，这既不是说这种话的适当的讲坛，也不是适当的时刻。

裁军谈判委员会有一个明确规定的裁军谈判机构的职权范围。然而，有些代表团却感到有必要提出所谓“阿富汗事件”的问题。这些代表团以同样的借口责怪对方要对目前的国际形势与缓和所受到的挫折负责。

这种局面使我不得不表明一下我国政府的立场。我们认为，给予阿富汗政府军事援助是根据阿富汗和苏联缔结的双边条约而进行的，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这是只与该两国有关的双边关系的问题。因此，匈牙利政府谴责利用所谓“阿富汗问题”进行操纵，以制造国际事件，从而毒化国际气氛，给缓和与裁军制造障碍。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不幸的是,我们时代的国际形势是紧张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匈牙利政府曾多次并在不同的国际论坛上说明,如非在军事领域中实现缓和,即在裁军方面采取实际措施,否则缓和最终是会蒙受损害的。直到最近,普遍承认的原则就是同等安全原则,即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应谋求取得军事优势。就在这个基础上,各种双边和多边的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迄今为止,最有重大意义的是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去年七月间,裁军谈判委员会各代表团在欢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同时,要求批准这一条约,并表示希望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能尽早开始。人们希望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批准能为多边裁军谈判打开新的前景。然而这个希望未能实现。拖延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决不能从阿富汗问题中找到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一些西方集团企图获得军事优势,他们不再接受均势的原则。

另一个事例是去年十二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关于在西欧部署新的远程战区核武器的决定。我们听到了各种为这一行动辩护的论点。匈牙利代表团认为,不论那些辞句是多么动听,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对苏联提出的关于裁减SS—20型火箭的建议的答复仍然是前面所说的北约组织的决定。匈牙利政府谴责一切旨在打乱战略力量平衡的行动,不论这种平衡是全球性的还是在欧洲那样地是区域性的。

在目前情况下,问题越来越清楚,促进缓和的关键是要在裁军领域内取得进展。现在我们必需加紧努力制止军备竞赛,并在军备管制和裁军方面取得确实的成果。如果我们要前进,首先就要求开始在我们委员会内恢复建设性的和实事求是的气氛。

主席先生,在您建设性的指引下,议程和工作计划已经开始形成。我现在想就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议程和工作计划中的项目表明我们的看法。这些项目都是我们熟悉的,因为一九七九年会议的议程中都有。匈牙利代表团的基本态度是,去年我们做到哪里,就从哪里继续工作。

人们满意地看到,议程按联大第34/83 J号决议所要求的,把核裁军问题列在一个适当的地位。匈牙利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更有组织地继续交换意见和进行预备性的磋商,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创造条件。委员会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去年提出的就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及逐步减少这类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武器的储存并进而完全加以销毁举行谈判的提案已更为重要了。现在五个核武器国家都参加了裁军谈判委员会，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更好的机会来澄清我们的立场，明确应如何进行这一高度优先问题的审议工作。我们认为不扩散条约第二次审查会议应特别优先地审议这个问题，使其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

匈牙利代表团对恢复全面禁试条约的三边会谈表示欢迎，会谈的成果将为委员会进行条约的拟订工作提供基础。

匈牙利代表团欢迎委员会各国代表团广泛地支持对加强保证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问题进行具体审议。这个问题虽然列在委员会谈判单上时间并不长，却是个老问题了。人们对它的兴趣和意见的分歧可以在大会的三个决议中突出地表现出来。匈牙利代表团将继续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并愿在一个工作小组内大力支持对这问题继续进行审议。可是，我们建议工作小组应集中注意问题的实质，即在确定给予无核武器国家一致的保证方面，我们能走多远，和哪些国家将能得到这些保证。一旦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找到最合适的说明这些问题的方式也就会比较容易了。我们认为，从即将召开的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来看，这也是个关键问题。

禁止化学武器看来已成为委员会更加注意的中心问题了。去年会议上活跃的、有时是激烈的争论并不是徒劳的。现在，对这问题的理解加深了，对委员会如何进行拟订一项化学武器公约也有了更加成熟的办法。去年提出的工作文件，特别是苏美联合提出的文件，为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第34/72号决议所要求的就全面和有效的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达成协议而进行具体谈判创造了有用的基础。我们认为最有效的是一步步走的办法，也许可以从拟订一个未来公约的大纲开始。我们希望继续进行双边会谈能推动委员会的活动，而反之也是这样。最好的组织方式似乎是在双边会谈结束后，成立一个其权限为在委员会内就拟订一项条约进行谈判的工作小组。

委员会也应适当注意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问题。我们过去积极地关心过这个问题，也继续关心这个问题。鉴于我以上说过的种种原因，我们越来越深信采取综合性办法是必要和有益的。由各国政府的专家们成立一个小组，对整个问题进行研究并向委员会提出建议也许是有益的第一步。

关于放射性武器问题，我高兴地听到一些代表团的发言中表示准备开始谈判。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我们同意那些代表团提出的为此设立一个工作小组的建议。我们提议，该小组的明确职责是在本次會議結束前，擬訂出一項公約的條文。從多方面來看，這一任務的勝利完成，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大會第三十四屆會議曾要求裁軍談判委員會就綜合裁軍方案進行談判，並在第二屆專門討論裁軍問題的大會特別會議召開之前完成這一工作。委員會許多代表團參加了去年召開的聯合國裁軍審議委員會會議，當時擬訂了方案的各組成部分。這些代表和參加過裁委會會議在這方面工作的代表都知道，要完成這一方案將是曠日持久的。因此，我們支持成立一個工作小組的提案，並開始審議這件事。

在這一發言中，我只想表明匈牙利代表團對所面臨的任務總的和初步的看法。我們將在審議各個具體問題時再發表更詳盡的意見。

最後，我向主席先生和委員會各成員國保證，匈牙利代表團將為我們共同的工作取得進展而努力。

吳蘇萊（緬甸）：首先，請允許我歡迎閣下前來擔任加拿大代表團新任團長，並和其他代表團一起熱烈歡迎你擔任裁軍談判委員會主席。我們對於一直在裁軍談判中起着建設性作用的加拿大代表在一九八〇年會議開始的這個月中擔任委員會主席，十分高興。緬甸代表團相信，你的智慧和豐富而又多方面的談判經驗將積極推動委員會的工作。為此，我願保證，當閣下履行任務時，緬甸代表團將予以完全的支持。

緬甸代表團願借此機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占有其合法席位，成為本委員會談判工作中正式伙伴，表示滿意。現在五個核武器國家，同時也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在此出席了，因此緬甸代表團深信，本委員會的工作將有更大的開展並更加有意義。

我願和大家一起熱烈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及其代表俞沛文大使。

緬甸代表團還願借此機會歡迎匈牙利代表團新團長科米韋斯大使，扎伊爾代表團新團長卡克瓦卡大使，比利時代表團新團長安德烈·昂克林克斯大使，日本代表團新團長大川大使，阿爾及利亞代表團新團長阿尼斯·薩拉赫·貝大使。我期待着同他們建立緊密的和真誠的合作關係。

(吴苏莱先生，缅甸)

我荣幸地向新任裁军事务助理秘书长扬·莫顿森先生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致敬。

我诚挚地感谢各位卓越的代表向我说了许多友善的话。去年裁军谈判委员会及时地向大会提出了报告，这是委员会全体成员合作和努力的结果。

主席先生，在阁下领导下，裁军谈判进入了第二个十年，在这些谈判中，我们必须做出新的努力并下定决心，以便在国际社会责成我们的任务和责任方面取得进一步的成果。一九八〇年代这新的十年一开始就遭遇到种种政治问题。与去年不同，今年的会议是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开始的。由于最近的事件，各大国间的信任已降落到最低点，而国际政治气氛则日益恶化。恢复军备竞赛的固有倾向已开始表面化。

缅甸代表团深信，如果国与国之间的互信受到损害，国际和平与安全必然会受到威胁。我们相信，保护后世免遭战祸以及整个人类的前途，都取决于军备管制和核裁军。各国如果缺乏政治意志，要想就军备管制和核裁军进行有成果的谈判是不可能的。各国之间如果缺乏互信，那末政治意志是无法从谈判桌上培养出来的。因此，裁军问题有无进展，取决于国际形势中的政治因素，而这种进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互信的深浅，因为互信可以导致安全感并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只有到了那时，才可以劝导各国放弃取得武器并裁减其现有军备水平。任何世界范围的裁军战略必须考虑到需要更大的和持续的努力来消除紧张的根源，并维护国际法准则。依靠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作为推行国际政策的手段，是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世界裁军背道而驰的。

二十多年来，本委员会和在它之前的其他委员会所进行的谈判，常常遭遇到政治危机，给裁军谈判进程蒙上阴影。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事情都可以从这个会议厅中感觉得到。我们工作的性质十分复杂、微妙而敏感的，同各国国家利益中心和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际关系中任何轻微的震动都会给它带来不利的影晌。但是，我们必须充份意识到我们的基本责任，来面对时代的挑战。所以，我们认为，重新建立和加强国与国之间，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的互信，并且通过世界裁军来维持我们寻求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是十分重要的。

回顾本委员会和在它之前的其他裁军论坛过去几年的工作，不能说完全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虽然这些成就的深广度都很有有限的。本委员会同其他谈判机构不同，

(吴苏莱先生，缅甸)

它所从事的主要任务十分复杂微妙，并且同所有国家的切身重大利益有着直接的关连。现在有许多人认为：裁军谈判的进展和结果必然是缓慢的。这种想法也许有其正当的合乎逻辑的理由，但缅甸代表团认为，那不应该是人类灰心沮丧的结果。

当大家都应集中力量展望未来的时候，如果还想去重新估计去年的工作，列举过去的得失，那将是多余的。但是，缅甸代表团认为，我们不能迷失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会议上所保持的方向和前途。

去年会议议程上共有六个项目提请委员会审议。委员会充分认识到联合国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责成的任务和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所作的呼吁，已经就《全面禁试条约》作出了谋求达成突破的重大努力。但是必须承认，这种努力未见成效。三边谈判缺乏进展，抑制了委员会的谈判努力。我们深信，三边谈判的结果，对于委员会有关这个重要问题的的工作，势将起关键性的补充作用。但是，缅甸代表团认为，特设地震专家工作小组的报告对我们共同所致力 的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作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贡献。另一个优先项目是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就这个问题开始实质性谈判。随后我们考虑了消极性安全保证。就此问题设立了一个由埃及担任主席的工作小组，实可庆幸。这是改组后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年内取得明显成果的唯一领域。就化学武器问题而言，遗憾的是：美国和苏联关于其双边谈判的进度报告，并没有构成一项积极的进展。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放射性武器问题，看来已有良好的开端。美国和苏联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联合提案，为我们审议提供了基础。

一九七九年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未完成的任务。如果我们从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的新角度来审议所有裁军问题，我们也会同意这一点。但是缅甸代表团认为，切不可忘记一九七九年会议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我们手中有去年各方就许多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提案、工作文件和具体意见，可以很自然地成为我们今年审议工作的健全基础。

关于全面禁试、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综合裁军方案、核武器的一切方面等问题，已讨论多年了，但都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核军备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核裁军仍是最高度优先考

(吴苏莱先生，缅甸)

虑的问题。由于国际紧张局势严重恶化，为了能够摆脱核战争危险，对国际社会来讲，核裁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大会第34/73号决议请委员会为拟订一项所有国家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试爆的条约开始进行谈判。根据这一任务，缅甸代表团支持建立工作小组，这样可以先在小组，然后在委员会进行实质性谈判。我们对三边谈判已于上周复会表示高兴。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我们面前有去年设立的工作小组的报告。缅甸代表团赞同今年延长关于消极安全保证工作小组的任务期限，以便毫不迟延地开始实质性谈判。化学武器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便今年会议期间能够取得具体结果。缅甸代表团同意建立一个工作小组，以便对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必要的研究，并探讨有无根据我们所拥有的事实来草拟一项条约案文的可能性。我们面前有美苏联合提请我们审查的协定草案，我们希望委员会将能根据联合文件的事实和我们谈判中所可能得到的其它有关资料，来完成一项公约草案。我们也同意就此问题设立一个工作小组。

全面禁试是最高优先问题，但缅甸代表团认为，去年工作计划遗留下来的上述三个项目已经够本年会议第一期会议予以认真审议的了。在就各项目真正进行实质性谈判之前，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决定如何组织委员会想要建立的各个工作小组，确定其任务规定和职权范围。就一九八〇年会议的议程而言，缅甸代表团的 attitude 是富有伸缩性的，它同意在去年议程的基础上制定今年的议程。

最后，我愿表示在解决委员会面临的迫切的裁军问题时，保证给予合作和支持。

鲁热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首先，我愿同所有发过言的代表一样，对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二月份主席以及加拿大常驻日内瓦代表一职，表示祝贺。我确信，你的广博经验，对本委员会的工作是一大助益。我愿意在这里指出我们同你的前任——哈里·杰伊大使之间友好实在的合作关系，并向你保证，我们愿意本着同样的精神继续同你合作。

我还愿意借此机会对委员会前任主席、缅甸的吴苏莱大使在他担任主席期间作出的努力和工作表示谢意，他的表现曾经受到了我们赞扬。

(鲁热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我很高兴地欢迎首次代表其国家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阿尔及利亚、比利时、中国、匈牙利、日本和扎伊尔等国的杰出代表。使我感到愉快的是,我们过去曾经有机会同其中的几位会见过,以及合作过。

我还愿意向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贾帕尔大使,以及向贝拉萨德圭先生和委员会秘书处致意。

我也很高兴地看到纽约来的莫顿森先生接替贝耶恩施泰特先生参加我们工作。

我深信,由于所有五个核大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代表都出席了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年的会议,为进一步作出进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很明显,如果要在委员会议程方面取得进展,就必须对委员会争论的问题保持一定程度的责任感以及合作和积极的态度。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对中国在二月五日星期二的某些发言表示惊异,甚至不同意。必须记住,提出超越委员会职权范围的任何对抗性因素,都只能使委员会的工作更加复杂。

世界公众有理由期望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的会议将在国际政治局势引发的急迫裁军问题上取得进展。

但是,人们不得不注意到,本委员会这次举行会议,正好遇到一系列不利于缓和的事件发生,其中一些事件还明显危及缓和的继续推行。

这里,我尤其想到北约组织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决定,北约作出这项决定,要为重新展开军备竞赛担负极大的责任。在若干西欧国家部署新式美国中程核导弹的决定,破坏了苏联及华沙条约其他国家为求防止重新展开核军备竞赛而建议就这类武器进行会谈的现有基础。巡航导弹和潘兴2型导弹的生产和部署以及美国目前发动的反苏反和平冷战宣传,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天天为加强国际信任和推动缓和进程作出的巨大努力背道而驰。毫无疑问,北约组织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决定绝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必须把它看成是老早就开始的作法的延长。

显然,这项政策继续下去,会增加全球冲突的危险,有违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

(鲁热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完全赞成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接受《真理报》记者访问时的谈话，其中他说：

“不幸的是，值此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交，局势显著恶化。各国人民必须明白谁该为此负责。我会毫无保留地回答，是帝国主义势力，首先是美国境内的特定集团，应为此负责。该受谴责的是所有那些认为紧张局势的缓和有碍其侵略计划、有碍其煽动军国主义情绪、有碍其干涉其他各国人民内政的人。该受谴责的是那些积习难改、对他国以骑士自居、在国际上为所欲为的人。

“一向就清楚的一件事，是美国和其他一些北约组织国家的领导集团走上了一条与缓和事业为敌的道路，一条使军备竞赛加剧、战争危险增长的道路。”

许多人纷纷在对八十年代世界的命运作推测。尽管有些人士持悲观态度，但是使事物向正面发展的前景并不如某些人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漆黑一团。无论如何，本委员会能够、应当、并且（我希望）将会帮助指引事物向正面发展。

捷克斯洛伐克为了这一崇高目的，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了国际合作裁军宣言草案。大会全体会议以116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这项以26个共同提案国（其中8国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名义提出的宣言。没有一个代表团投票反对。

这件事雄辩地证明，推进和平与裁军事业是多么深得人心。

这项宣言已成为联合国正式文件，它完全符合国际缓和进程及其在军事领域的条件和需要。它首次在裁军领域开展了一种新形式的国际合作，不但涉及各级裁军措施，规定了谈判条件，而且涉及各国寻求解决裁军问题的积极态度，包括建立有利的政治条件，以求在该领域取得进展。从这一角度来看，《宣言》是一项范围广泛的关于政治原则的国际文件，也可以被视为裁军领域的合作准则。我们认为它是具有长期实际意义的一项文书。

关于本委员会，《宣言》的序言部分第十二段载明，必须在讨论裁军问题的一切讲坛，特别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发展和加强相互合作，以期尽快取得确实成效。

(鲁热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宣言》进一步规定了核裁军谈判的优先地位以及以下这项一般性原则,即必须确保裁军谈判走在武器的质量发展和储存的前面,并于可能时,防止新型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特别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执行部分,第一节,(a)和(f)段)。

我们欢迎为更有系统地在裁军领域取得实际进展创造条件的一切倡议,因为我们相信,做法更有系统,有助于工作取得进展。基于这个理由,我们一贯支持拟订综合裁军方案的构想以及其他使我们的工作更有系统的构想。我们认为,世界裁军会议是进行这方面努力的一个极为适当的场合。

捷克斯洛伐克决心同其他国家密切合作,坚持不懈地寻求裁减军备竞赛的有效手段,并为新的实际裁军措施而奋斗。我们今后还将致力于逐步克服在解决裁军问题中推迟必要进展和妨碍相互了解的新老障碍。我要着重指出,我们一方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制造这种障碍。我们认识到,创造有利条件是同落实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结论紧密相关的。

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人类是要走上裁军的道路还是被驱往通向核灾难的相反方向的问题。因此,我们热烈欢迎九十五个不结盟国家去年在哈瓦那高峰会议上作出的声明,其中“重申它们赞成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目标,并决心在联合国以及在其他讲坛致力于达成这一目标。”

正如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在联合国第三十四届大会上所说的:“必须在国际关系中停止耀武扬威、出言威胁或使用武力。现在不应再幻想用核武器来解决世界问题了……世界能否生存,归根结底要看能否做到这一点。”

我们坚决支持使停止核军备竞赛谈判的具体筹备工作得以开展的一切措施,我们并建议将社会主义国家去年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联合提案(CD/4)作为筹备基础。我们推想,在所有核武器国家都积极投入审议工作的情况下,可以取得建设性的成果。

关于禁止生产军事用核裂变材料,我们认为应当在核裁军的整体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

(鲁热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我们也认为特设工作小组草拟关于加强保证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草案的工作是有希望的。我们认为,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的国际协定草案可以作为该小组工作的适当基础。

我们完全赞成苏联、美国和英国之间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三边谈判圆满结束。在这方面,我们继续打算积极参加地震领域国际合作专家小组的工作。

我们坚决支持禁止发展和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此种武器新系统,并支持旨在阻止军备竞赛在质量上进一步升级的努力。我们认为应从速解决这项问题,并认为委员会最好开始进行以拟订这方面的条约为目的的实际谈判工作。在这个范围内,我们赞成设立一个特设工作组。

关于由一特设工作小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联合提案以及根据其他提案草拟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最后案文的问题,我们的职责是作出安排,以向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交条约草案的最后案文。我们准备为达成这项艰难的任务作出贡献。在这方面,我还愿意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曾于一九七八年为缔结一项关于禁止核中子武器的条约而提出一项联合提案,我们仍然认为这项提案合乎需要。

同样,我们认为急需尽快以苏联和美国的联合提案为基础,就禁止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储存达成协议。在这方面,我们特别强调对监督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是混合采用各国本国手段或采用某些商定的国际程序。

现在已经有许多建设性的提案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进行谈判,其中包括华沙条约国家在莫斯科、布达佩斯以及去年底在柏林一再提出来的提案。还有不结盟国家的一些建设性提案,例如哈瓦那提案。同时,还有一些关于如何将这提案付诸执行的明确政治原则。但是,这些条件本身不会带来所期望于委员会的必要成果。因此,所有参加国家必须毫无例外地对商定的原则和声明采取建设性的态度。

不论国际局势以及此一局势造成的困难情况有多复杂,我们也绝不会任凭战争情绪兴风作浪,这种情绪必然只能带来灾难。西方一些人士特别应当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应当认真严肃地估计世界现实。

(鲁热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某些代表团提出了阿富汗问题。我要声明，我国政府完全支持一九七八年四月的革命所代表的阿富汗人民为改善生活创造条件而作出的努力。正是基于捍卫这一革命的目标和成果，阿富汗政府才行使它在同苏联的双边协定下以及在《联合国宪章》下规定的权利，要求盟国提供援助，并且得到了援助。在这方面，我们愿意指出，在委员会提出这类问题，逾越了本机构的职权范围。

本委员会有重要的任务尚待完成，这些任务要求所有的参加国家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就我们而言，我们准备就议程上的一切项目协助委员会进行工作。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愿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象前面几位发言的代表一样，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我国代表团深切盼望，你将以一种有助于裁军谈判迅速取得进展的方式来执行这项困难的任务。同时，我愿向所有的代表团团长、特别是第一次参加我们会议的代表团团长，热烈致意。

我愿向现已离开日内瓦的新任主管裁军事务助理秘书长扬·莫顿森先生以及向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和他的工作人员致以同样热烈的欢迎。

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了委员会会议。在这一点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愿意再度指出，所有五个核武器大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都参加裁军谈判，是极其必要的。尤其需要的，是它们在委员会以内积极合作。它们对裁军事业贡献的大小，端视其如何尽到作为核武器大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殊职责而定。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非常明确。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达成核裁军、全面核禁试、禁止化学武器、禁止发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此种武器新系统、加强保证无核武器国家安全和禁止放射性武器。这些措施具有最高优先地位。委员会的议程及其本届会议工作计划应当体现这一点。

在致力于综合裁军方案时，我们必须向前看，看到今日的任务达成后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解决。但是，这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就是由于国际局势恶化，才使得裁减和停止军备竞赛的措施极为必要，因为这种措施可以防止对各国人民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有助于国际局势恢复安定。

对于委员会面前的任务，我国代表团的政策路线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先生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他说：

“今天一如既往，各国都参与的国际大家庭面临着如何防止世界核战争危险并确保世界持久和平的挑战。这需要采取措施以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信任，而不要制造彼此之间的猜疑。”

“就这一点而言，停止军备竞赛和达成裁军的措施极其必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其盟国主张停止进行丝毫无助于确保和平的无谓辩论。它们希望各国人民间的和平合作，而不要军备竞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其他国家一样，一再对军备竞赛继续进行所带来的危险发出警告。我们在对北约组织成员国的再三呼吁中一直坚持，政治缓和应当用军事缓和措施来加强，这样才能增加有关各方的安全。我们曾经敦促它们不要采取任何足以使裁军谈判无法成功的行动。令人遗憾的是，北约组织国家坚持双重策略，在声称继续支持缓和的同时，却加紧进行军备竞赛——这种做法已经证明是危险的、欺骗的行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指出：“有人还在问：和平与安全是通过裁军取得呢？还是通过扩军？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应当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尽人皆知，在两次大战爆发前，都出现了扩军方案。”

当前缓和受到威胁以及国际局势的恶化，是北约组织继续并加速军备竞赛的做法直接造成的。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对于讨论开始进行时许多人发言表示希望继续缓和进程和加强裁军努力，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只有如此，才符合当前时代的需要。

对于那些在这一点上重申欧洲政治缓和与军事缓和重要性的人士，我们同样表示支持。这些相关的问题同裁军谈判委员会具体任务之间的相互关系非常清楚：不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论是好是坏，欧洲的各项紧要问题如能解决，对全球都会有影响。因为无可置疑的是，欧洲如能实现核裁军，将极有助于委员会达成全世界核裁军的任务。欧洲的核军备竞赛继续下去，则会使全球核裁军问题更形复杂。

社会主义国家一向认为欧洲的裁军问题有其特别重要性。苏联最高领导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于柏林提出的范围广泛的建议也突出了这一点。苏联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充分支持下提出的范围广泛的各项措施，可以使仍然集中了大量毁灭性武器，核武器以及常规武器的欧洲大陆的和平更加稳定。

苏联曾经公开宣布愿意裁减部署在其西部的中程核武器运载工具，条件是部署在西欧的核武器运载工具不再增加。除此以外，苏联还再度保证不对不生产、取得和部署核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苏联这种做法才是减低和最终消除核战争危险之道。

不附带条件地单方面决定将大约 20,000 名苏联士兵、1,000 辆坦克和其他武器撤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十分有助于在军事缓和与政治缓和方面取得进展，并特别有助于打破维也纳会谈的僵局。现在，第一批军队已经回到了苏联。苏联宣布打算继续进行单方面撤军，无疑地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苏联这种态度难道不是有力地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决心今后在缓和欧洲紧张局势和落实裁军具体措施上继续作出切实的贡献吗？难道另一方不应作出相应的反应吗？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和六日于柏林举行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外交部长委员会会议重申各成员国决心停止军备竞赛。会议上提出的一整套措施，目的在于减少欧洲的军事对抗以及按照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的规定，加强欧洲各国之间的信任。外交部长委员会建议，应该召开一个关于军事缓和问题的全欧会议，讨论上述措施和其他构想。我国代表团准备将这次会议的公报作为工作文件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

上述的这些建议曾经在许多国家引起公众热烈反应。尽管缓和的反对者拼命加以攻击，但是大家越来越认识到，这些建议切合实际，符合在欧洲继续实施缓和的迫切需要，也符合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利益。我国代表团特别应当作此声明，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一千三百多万公民签署了一项宣言，对这些建议表示无条件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准备在一切讲坛致力于实现这些建议。同样地，它还准备为关于相互裁减武装部队和军备的维也纳会谈取得进展作出努力。华沙条约成员国外交部长们去年十二月在这方面作出的声明，仍然充分有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希望这一会谈早日取得成果。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曾为欧洲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即将到来的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三十五周年纪念明白提醒两个德国，它们有义务尽力确保，永远不在德国土地上发动另一次战争。

昂纳克主席在最近一次的讲话中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国公民所需要的，不是在西欧北约组织国家部署中程导弹，而是两个德国遵照和平共处政策在裁军领域进行合作。”这段讲话在今日仍然具有针对性。

不幸的是，追求核霸权的集团在北约组织占了上风。借着引进大约六百枚中程核导弹——性质上属于新一代武器——的决定，它们企图打破军事力量均衡的局面，使社会主义国家处于不利地位。这些武器属于战略武器系统。根据西方情报，它们的射程能达到苏联境内百分之八十五的战略目标。

如果某些战略家相信在西欧部署这类武器就可以在欧洲进行有限核战争，减少波及美国领土的危险，那么，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北约组织的决定如果付诸实施，全面核战争的危险就会增高。这说明了为什么因这项决定而可能成为核战争受害者的西欧各国人民要加以反对，也说明了为什么极端重视消除核战争威胁的所有其他国家和人民要加以反对。

决定部署导弹是为了挽回西方军力劣势的说法，是经不起仔细检查的。即使一些西方机构，诸如伦敦战略研究所，也在最近所作的研究中发现，欧洲的中程核武器部署是均衡的。此外，必须针对苏联的SS-20型火箭而建立同等性质反击力量的借口，也太容易被识破了。北约组织的主要政治家已正式承认，早在一九七五年苏联西部还没有部署一枚SS-20型火箭的时候，北约组织就已决定要扩大其在欧洲的核武装。

北约组织部署导弹的决定以及北约组织其他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扩军措施背后的真正动机，是由美国自己透露出来的：美国于一月二十三日重申，它想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大国。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先生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演说中直截了当地表示，加强盟军力量的“长期防卫方案”实施后，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北约组织将对华沙条约成员国拥有全面的军事优势。作为北约组织取得军事绝对优势计划中基本要素的北约组织布鲁塞尔决定，因而成为苏联所提议的裁减欧洲中程核导弹的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要就中程核导弹的裁减和销毁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就是撤销或搁置这项决定。只要一天不做到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其本身安全和独立，捍卫它们本国人民的安定生活。

在目前这种核战争威胁增长的局势中，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全球裁军措施的多边谈判机构，其重要性更大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去和现在都准备同其盟国和所有有关国家一道，积极致力于继续寻求和平与裁军。在这项努力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各项任务极其重要。因此，我国代表团反对任何人分散委员会对其任务的注意力。如果某些代表在此提出所谓的阿富汗问题，并认为这是国际局势恶化的原因的话，基于种种理由（其中一部分我已在前面加以说明），必须对这一点加以有力的反驳。

首先，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援助是完全按照国际条约规定的正当义务、经阿富汗合法政府的请求而采取的措施，这项措施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其次，国际关系呈现紧张以及缓和陷于困境的真正原因，在于北约组织的主要国家一心想要全力扩军来取得军事优势，过去几年来这种企图更加明显了。最后，正是那些反对缓和的势力利用所谓的阿富汗问题来兴风作浪、阻挠裁军，完全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本讲坛提出这项问题，并不利于裁军事业。但是，今年首次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那个核大国的代表带头来搞这种政治运动，我们也不能不加以反驳。该国代表团这种做法，不能掩饰它们至少对不仅经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而且经整个国际社会认为极其必要的两项基本问题，即全面核裁军和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问题，采取了否定态度。

裁军谈判委员会需要一种建设性的态度来加快取得进展。为此目的，联合国大会上届会议提供了许多确有助益的出发点。联大关于核武器的一切方面的第34/83 J号决议受到了广泛支持。它明确授权委员会，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在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情况下，开始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该项决议字斟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句酌的执行部分第1段详细规定了今年会议开始时在这方面应当进行的各项任务，即继续审议工作，并就有关谈判开展协商工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同委员会其他成员一道，继续沿着这个方面进行工作。

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是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只要具备政治意愿，就可以圆满结束三边谈判并为缔结一项相应的协定扫清道路。苏联所持的积极态度尤其有助于解决所涉各项复杂问题。我们赞成某些代表的意见，认为不应该把禁止核武器试验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等其他裁军协定联系起来。

我们也十分重视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该小组正在委员会的范围内，审查就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进行国际合作的各项条件。我国的一名专家参加该小组的工作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

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还对解决保证无核武器国家安全问题作出了积极贡献。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国际公约是这种保证的最适当形式。赞成缔结公约的两项决议受到了广泛支持。我国代表团将继续致力于这一目标。

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禁止化学武器。关于这项问题的双边谈判所达成的进展，推动了委员会解决这项问题的努力。

联合国大会要求本委员会继续努力，设法禁止发展和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将科技新知识用于发明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无疑会带来极大的危险。因此，委员会有必要找出解决的办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准备以提供科学专家服务的方式加入这项努力。

关于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问题，苏联和美国去年向委员会提交的这项条约的基本组成部分，为进一步就拟定公约条款进行谈判提供了健全的基础。这是联大一致的看法。

联合国各会员国在第34/83 C号决议中认为，裁军谈判必须更快地取得具体成果。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不结盟国家一道积极参与其草拟工作的该项文件中，还促请注意第十届特别会议《行动纲领》内所载的短期内最迫切而可行的各项措施。决议对军备竞赛的持续和裁军领域各项优先工作的谈判缺乏进展表示关注。它吁请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采取步骤，设法达成实质性的裁军协定。关于第十届特别会议商定的各项措施的谈判，应当尽早恢复或开始进行。联大全体一致毫无保留地通过的这项决议，非常重视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在进行的谈判。因此，对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委员会各项任务给予充分注意，是符合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明文表达的意愿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准备与所有其他代表共同努力，为解决这些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图尔森女士（瑞典）：一周前，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九八〇年会议的开幕式上，瑞典外交部长在发言中谈到了国际形势，在新的十年中，这个机构就要在这种形势下开始工作。我今天打算谈几个摆在我们委员会面前的具体问题，但我首先想讲几句一般性的话。由我来回顾大约半年前我在这个大厅中说的一些话，未免是太不谦虚了。但当时我在回顾十八国裁军委员会和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十七年来的工作时，我说过我确信长期以来，我们实际上处在跟万国宫墙外世界上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现实脱离的状态下进行我们的工作。这意味着我们历来是在用精心准备好的词藻争论关于裁军的迫切需要与可能性，而不太去联系形成这些现实的种种因素。我认为，现在事情是十分清楚了，我们不应让自己一厢情愿地想象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而是要行动起来，按世界的实际情况，创造一种真正现实和真诚的气氛。我们必须把这个会议厅的大门向现实世界开放，并把我们的工作建立在深入分析造成目前情况的原因的基础上。我在结束那次发言时，表达了以下的信念：要是在八十年代，我们在裁军谈判方面不能取得巨大的突破，我们能在不发生一场核战争的情况下，平安地度过这个世纪的前景确实是暗淡的。

在一九八〇年二月，人人都应该清楚——这里借用一本著名的法国书名来说——《八十年代开门不利》。要是我们想克服现实世界发生的事件和我们这里试图达到的目标之间的差距，那就必须在我们的工作中作出重大的变革和采取全新的行动。看一看我们这个世界，我想十分坦率地说，我们有理由怀疑大国和强国的明智，怀疑它们自己是否有能力解决和平共处的问题，它们对这些问题负有重大责任，而且对我们大家都有影响。强大的并不总是美好的。

事实是，过去几年中，在现实世界上所发生的，对我们共同的未来具有巨大的、也可能是决定性冲击的事件已把局势推向了高潮，而引用 T. S. 埃利奥特的《岩石》中第七段迭句，则又几乎是一个反高潮：

“在一个不断倒退的时代中，
除了两手空空、摊开了手掌站着，
我们还干得了什么？”

在我看来，我们的任务，我们的愿望都是为争取真正的裁军而工作。但我们却

(图尔森女士，瑞典)

大都下降到了场外观众的地位，同时，以争夺世界霸权——也可望有某些互让——为特色的双边大交易，却在被认为是我们的力量和责任所不及的级别上进行着。超级大国抱着高人一等的想法，不断地表示不愿接受就主要裁军问题进行真正的多边谈判。这从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为了响应联大第十届特别会议 的号召，有必要——过去从来没有这样迫切地需要强调这一点——通过共同的国际行动来扭转日益疯狂的军备竞赛，使所有国家的生存不再受动荡不定的超级大国政治和国际争吵的支配和影响。

当然，我们大多数国家并不拥有可怖的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些都是裁军议程上多年来的中心项目。但既然所有国家都可能成为这种武器的牺牲品，它们对之显然都是直接关心的。我们必须一起来寻求施加压力的某种手段和途径，迫使超级大国及其盟国摆脱对重型武器和损害一切和平行动的军事安全的迷恋。

除非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极力主张做到这一点——否则参加联合国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国际社会无疑将被迫继续就程序性的和次要的实质性问题进行无聊的辩论。一向被称为“裁军游戏”的会议将继续进行下去。

请允许我引用一段已故的蒙巴顿公爵在一九七九年五月所作的杰出的演说，这篇演说刊登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号的《原子能科学家通报》上。他说：“世界各地都有着强大的呼声，他们仍然信守古罗马的格言——如果你想要和平，就要准备战争。这完全是一派核废话。我再说一遍，认为把所有的不肯定因素加在一起就会加强肯定因素，这是一种灾难性的错觉。”

十分明显，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裁军谈判委员会可能再开一届发言滔滔不绝、但具体进展甚微的会议。在谈论今年的议程时，我真诚地希望，不，我请求在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中，承认我们中、小国家是平等伙伴。真正的裁军谈判早该进行。世界末日的丧钟已快到十二点了。

一位愤世嫉俗的观察员提出，超级大国把在联合国和这个组织中所进行的裁军工作看作仅仅是“缩小破坏范围的游戏”。他表示了下列看法：尽管联合国决议的序言中所用的庄严措词表示了严重的关注，但决议的执行部分却经常显得没有什么

(图尔森女士, 瑞典)

实质性的内容。由于持续了一代人的裁军谈判收效甚微, 看来不是人人都愿意去反驳这种估计的, 但我却认为这是必须要加以反驳的。为了要这样做, 我们必须证明这种态度是毫无根据的。这样, 由于核大国之间进行的会谈可能形成僵局, 裁军谈判委员会本身必须承担起大会交给它的任务, 准备和进行在核武器领域内的谈判。出于明显的原因, 我们今年所作的努力应该比去年更有成效, 去年是又一次丢失了良好时机的一年。

在上届会议上, 我们根据不扩散条约的第六条, 花了很长时间讨论了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倡议进行核裁军的问题——但并未达成任何一致的结论。我们讨论的基础之一是七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题为“关于停止生产一切种类的核武器并逐步裁减其储存直到完全销毁为止的谈判”的提案。这项提案通常称为第CD/4号文件。

在我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插话中, 我建议不能把这项提案和关于可予充分核查的停止和禁止生产核武器裂变材料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问题的提案(联大第33/91H号决议)分开来处理。而应该在审议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行动纲领中第50段时把它们一起讨论。二十一国集团在其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的第CD/36号文件中强调了第50段中所包括的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 并建议多边核裁军谈判的先决条件和因素要与《最后文件》中最关键的这一段的内容结合起来加以考虑。

瑞典代表团在去年就这个问题进行非正式讨论时, 对下面的事实表示欢迎: 第CD/4号文件的提案国同意扩大提案的范围, 把执行整个第50段的内容包括在内。这项提案在联大第34/83J号决议中再次得到通过。在这项决议中, 特别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根据联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50段的规定, 作为最高优先事项, 开始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

尽管有三个核武器国家投票反对这项决议, 瑞典政府认为决议中的要求应是本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去年进行讨论期间, 就这种谈判的各个不同方面, 提出并答复了许多问题。自然, 不能说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十分圆满的答复, 而且对于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 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着手进行核裁军谈判是否可行还存在一些怀疑。瑞典代表团, 和许多别的代表团一样, 仍然深信, 有可能在目前提案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的谈判。

(图尔森女士, 瑞典)

所以, 我要求第 CD/4 号文件的提案国以下列行动来证明他们的诚意: 提出一项更为详尽的提案, 以说明他们如何设想通过本委员会能在其中发挥适当作用的谈判, 来实施《最后文件》的第 50 段。单是说这类问题必须留待委员会的预备性磋商去解决作为答复是不能, 我再说一遍, 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要举行有意义的磋商, 就必须提出一项比第 CD/4 号文件的内容更为详尽得多的提案。

提案国也应具体说明这个委员会和其他裁军论坛之间的分工。为了判断提案是否现实, 有必要进一步对每个核武器国家参加的程度和时机有更详细的了解。一项经过修正的提案也应考虑到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之间的关系, 以及核查的问题。

在我详细讲述开始进行核裁军谈判的迫切性时, 我心里同时出现了核扩散问题。

今年是国际上作出努力防止发生核扩散的关键性的一年。国际核燃料循环评价会议即将结束。许多在这里出席会议的国家将在八月份开会审查不扩散条约的执行问题。

在第一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后的五年期间的末尾, 世界形势对争取不扩散的斗争并不有利。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每况愈下, 加上其地区性原因和后果, 已对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形成了严重的阻碍, 并同样严重地推迟了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努力。形势的这种发展可能对不扩散制度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在最坏的情况下, 可能破坏这一协议。

这些危险是实际存在的。人们已多次争论过眼前在南亚有出现一场核军备竞赛的危险。在南大西洋发生的事件仍然是不明朗的, 并引起人们不断的关注。任何一个新国家获得核武器会在别处引起反响。

它的邻国当然是首先会受影响的。一个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增长可能会影响别的地区的安全, 而最后, 全世界都要受到影响。这里引用一句北欧国家去年秋季在联大说明对不扩散核武器问题的备忘录中的话: 我们强烈希望, 一切国家都尽最大努力来加强国际信任, 使核武器的扩散不致发生。

不言而喻, 要使不扩散制度存在下去的主要责任又落在超级大国肩上。他们在不扩散条约生效的十年期间, 表明了他们完全缺乏能力和或意志把他们眼前的民族

(图尔森女士，瑞典)

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包括他们自己的利益在内。在核裁军谈判开始时，我肯定提到了显然没有执行不扩散条约序言中第11段关于全面禁试和条约的第六条的问题。

我们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开创一个政治局面——包括在核武器领域内取得进展——这种局面有助于巩固和加强不扩散条约的中心任务。从更技术性的意义上来说，国际核燃料循环评价会议后，旨在加强核供应保证国际制度的工作同样有助于不扩散的目的。核燃料循环的极为微妙阶段有可能国际化——这是瑞典政府早在一九七四年裁军委员会夏季会议上就提出的建议——在这方面仍有其重要性。但是，在我看来，我们也必须在第二届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会前、会上和会后，动员大家提出大量其他建设性的不扩散措施的新想法。

为了取得核裁军的成果所作的很重要的努力，包括自一九六三年以来不断进行的关于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辩论和谈判。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对此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的一部分精力集中在取得令人满意的核查过程的问题上。

地震专家特设小组已胜利地完成了它的第一轮工作。它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第CD/43号文件)表明，为全面禁试条约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监测系统是可行的。去年夏天，一个国际资料中心在斯德哥尔摩对它的主要作用做了示范。我深信，地震专家特设小组——昨天，按它新的权限，已开始了新的一届会议——的持续不断的工作，无论其性质是怎样高度技术性和非政治性的，可以和国家的与实验结合起来取得明显的成果。大家都知道，一项可以充分核查的全面禁试条约可以在短时间内就能生效。

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这是非核武器国家长期以来所梦寐以求的——一切技术上的必要条件都已具备，一旦政治上的态度发生了必要的变化，全面禁试就能成为现实。遗憾的是，这样的变化还未出现。监测核武器试验的纪录为这一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在一九七九年，设在哈格福斯的瑞典国立地震台测到了二十八次苏联的地下核试验，至今为止，这是监测到的苏联进行试验次数最多的一年。在七十年代，苏联平均每年进行二十次的核试验。

苏联去年在东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和北冰洋的新地岛进行了二

(图尔森女士，瑞典)

十次核爆炸。在西伯利亚北部和中部的不同地点，另外又进行了四次核爆炸。还有四次监测到的核爆炸是在黑海以北的一个小地区内进行的。

同样，在一九七九年，美国进行了十五次核试验，都是在内华达州进行的。这个数字接近于过去十年中的年平均次数。

去年，在美国内华达州的试验场，英国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在一九七九年，没有宣布，也没有监测到中国进行过核试验。这是中国在过去十年中，第一年、也是唯一的没有进行核试验的一年。

法国在太平洋的穆鲁罗瓦岛进行了九次地下核试验。这是法国进行试验次数最多的一年。

合计一下这些令人厌恶的统计数字：在七十年代一共记录了四百二十一次核爆炸，其中苏联一百九十一，美国一百五十四，法国五十五，中国十五，联合王国五次和印度一次。

显然，只容许进行地下核试验，并没有妨碍进一步提高核武器的质量。

所以我们必须反复要求参加全面禁试预备性会谈的三个核武器国家向我们提供关于条约草案组成部分的提案。提案应具有这样的形式和内容，以便我们能通过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在八十年代初期拟订出一项确实是全面而持久的全面禁试条约。由于三方预备性谈判刚恢复，我们还要求谈判的三方向我们提出一份有关他们工作情况的详尽的谈判进度报告。最后，我们也坚决要求，及早在第二届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之前，建立一个全面禁试条约的工作小组。

说起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小组，我衷心感谢我们去年至少建立了一个在有才能的埃及代表领导下的小组，即关于安全保证的小组。

瑞典高度重视为加强非核武器国家的安全所作的努力，其中包括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作出有效的安排。这样的保证能在加强国际安全的进程中发挥其作用。

人们讨论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保证，某些国家一直认为需要签订一项国际公约。自去年裁军谈判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以来，在三十四届联大期间又进一步审议了这个问题。

(图尔森女士，瑞典)

关于这个问题，瑞典政府对签订一项国际公约的意见有保留。一项公约就要以下列的设想为依据：一切有关国家——核国家与非核国家——都要承担某种对等的义务。

但绝大多数非核武器国家已经因参加不扩散条约而承担了它们的义务。因此，没有理由要他们重新承担这种义务。

所以，制定一套所有国家都能接受的、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措施，其主要责任应由核武器国家本身来承担。

因而，我们主张，对等的保证应由这些国家来拟订，然后经安理会批准。要是核武器国家宁愿在他们之间以条约或公约形式达成协议，他们当然有自由这样做。但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要非核武器国家签订一项这样的公约，似乎并不合理。

研究这个问题的工作小组在这次会议期间将继续进行工作。为了早日取得成果以便提交给我们，核武器国家应与小组的其他成员国积极地进行合作，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想接下去谈一谈我们议程上的另一个优先项目，不论目前的国际形势怎么样，在今年会议期间，我们必须有效地处理这个问题。但我先要就另一个问题讲几句话。

我们都知道，本委员会去年夏季会议期间，美国与苏联联合提出了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草案的基本组成部分。瑞典政府仔细地研究了有关文件，我们准备在这次会议期间，就拟订这一公约参加谈判。我目前当然不想对放在我们面前的草案文本作直接的评论，而只打算说明，虽然这个公约草案在可预见的将来的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有价值，但它和联大交给我们的，而且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它的前身多年来为之奋斗的、但至今未能开始真正谈判的那些问题相比，其重要性要小得多。

在我这次发言的开场白中，我用一般性的措词强调了在广泛和平等参加的基础上，进行多边裁军谈判的必要性。但在这个多边的协商机构中，当一个裁军问题的谈判时机已成熟时，两个超级大国仍极力地为它们自己保留决定问题的特权，这就违反了联大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精神。我这里所指的是就一项化学武器公约进行谈判的问题。尽管有三十三届联大全体一致通过的强制性决议，尽管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属于所谓“二十一国集团”的国家，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事

(图尔森女士，瑞典)

实证明，在去年会议上，没有能够就一项化学武器公约进行具体谈判建立一个工作小组。这是多年来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已有了几百个工作文件，甚至有了几个全面的公约草案。所以，毫不奇怪，这个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国和联合国的绝大多数成员国越来越感到，谈判再也不能让超级大国的反对，也不能让徒劳地等待一项“联合倡议”所推迟了。关键在于遵守联大所通过的决议，和对作为国际协商机构的本委员会的信任。去年夏天，我们的处境不很愉快，这是由于超级大国间双边预备性会谈的报告是在按一致同意的议程讨论过了这个问题，以及有关的许多专家已离开了日内瓦之后，才提交给本委员会的。我们稍感满意的是，这次提供的报告要比以往的详细一些。然而，鉴于许多年的时间已白白耗费在毫无成效的谈论上，鉴于它们很晚才提出这个联合声明，尤其是它们拒绝就这个问题开始具体的条约谈判，无怪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在内，不愿再参加这种毫不承担义务的空谈了。

早就该进行具体的谈判了，瑞典打算与其他有类似看法的国家一起，迫切要求在这个委员会内进行这种谈判。正如在几乎每个裁军和军备管制的问题上一样，时间是个关键性的因素。谈判和达成协议的时间拖得越久，困难就越大。所以，必须尽早在本期会议上开始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并为此建立一个工作小组。

核裁军及其一切不同方面的问题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最关心的事。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将本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精神，继续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个大难题的种种途径，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但一向与核武器竞赛同时进行的——正如我们痛苦地意识到的——是在常规武器领域内类似的竞赛，它涉及到许多可怕的军事技术。

然而，尽管在一九七八年的《最后文件》中阐述了这个问题，但至今国际社会还未能找到在这个领域开始谈判的途径和手段。关于限制常规武器的会谈、磋商和谈判应在地区一级进行更好些，这看来是明显的。我们期待着联合国正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结果。同时，瑞典政府赞赏地注意到可能在这个领域，以及在控制和限制国际军火贸易的领域中开始工作的种种想法、意见和提案，特别是意大利政府所提出的，并在意大利代表上周发言中以及第CD/56号工作文件中提及的那些意见。我们当然会最仔细地审查这个问题。

(图尔森女士，瑞典)

接着我想很简单地谈一下联大交给我们的另一项任务：即拟订出一个新的全面裁军方案，以便提交一九八二年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这一任务因裁军审议委员会去年所做的工作而大大地简化了，他们拟订出了载有一个全面方案组成部分的第A/34/42号文件。瑞典代表团期望今后参加这一重要工作。

主席先生，我今天的发言似乎很象我在开场白中所批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听到的那些老生常谈。但是，我带着兴趣和几分宽慰的心情注意到，在我的许多同事的发言中，关注和急切的情绪增加了。考虑到我们必须继续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共同努力，这种心情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自己的讲话也是旨在反映同样的情绪的。自从一九六二年三月建立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以来，裁军谈判的迫切性从未象现在那样清楚地表现出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多边机构的成员不仅要以关注、急切的心情，而且要有决心和冷静沉着的态度来进行我们的活动。必须要把这种努力集中在高度优先的主要裁军问题上。

即使，或者从积极的意义来说，正因为我们处在一个艰难的时代中，瑞典，和其他国家一样，保证尽其最大的努力在我们的工作中取得建设性的成果。

下午十二时四十分散会

×× ×× ×× ×× ××